

子非所患非違性命之情何以與此
農赴時商趨利工追術任逐勢勢使然也然
農有水旱商有得失工有成敗任有過否命
使然也

自然冥運也

盧曰夫士農工商各趨利而逐勢者力所
為也水旱成敗否泰者力所不能成則委
命以自安之是收其操楡而不損護也世
人皆以無可奈何乃推之於命耳不能力
求者達於似得者也東門吳善安於命者
也非謂善於知命者也若生者有生生者
是得夫所以造吾命者復安肯委命於生
者是得夫所以送處送去也若知命者當
委命而任力焉
政和勢在人命在天在人者可以力為在
天者不可以力致士農工商舉天下之民
不過此四者赴時趨利追術逐勢我所能
也水旱得失成敗過否我所不能也所
可能者在人所不可能者在天人之不勝
天也又矣故列子論力命之說以此終篇

范曰赴者趨之緩也追者逐之緩也關土
殖穀曰農故所赴者時通財鬻貨曰商故
所趨者利工相與議技巧於官府則追術
而已士相與言仁義於宴間則逐時而已
朝夕從事不見異物而遷焉勢使之然也
若夫農有水旱商有得失工有成敗士有
過否則非勢之有也蓋亦有命存焉

冲虛至德真經四解卷之十六

冲虛至德真經四解卷之十七

和光散人高守无集

楊朱之說曰夫生者一炁之變聚一物
所樂者厚味美服好色音聲而已耳
而復不能辨性情之所安耳目之所
眩以仁義為用體樂為於非自
枯槁於當年求餘名於後世若夫
達乎生之趣也。盧曰夫君子不
名小人所爭為欲體道之人也為善不
近名不趨俗人之所競為惡不善不
不行俗人之所非違道以取名謂情
以從欲俱失其中也故有道者不居
焉此言似反學者多疑然則楊朱之
作亦何殊於盜跖也。故和聖王不
作藝士機謀察焉以自好列禦寇不
邪說之獲于一曲而世之學者不幸
不見天地之大全道術為天下製故
或以權力亂其業分神天真以狗儒
者或以矯抑亂其形生推命二分皆
非中道故力命之篇一推命二分皆
似一家之書豈知至人立言之奇兩
廢而不

楊朱游於魯舍於孟氏孟氏問曰人而已矣
奚以名為曰以名者為富既富矣奚不已焉
曰為貴既貴矣奚不已焉曰為死既死矣奚
為焉曰為子孫
夫事為無已者故情無厭足

名蓋益於子孫曰名乃苦其身燥其心

夫名者因偽以求真假虛以招實矯性而行之有為而為之者豈得無動憂之弊邪乘其名者澤及宗族利兼鄉黨況子孫乎

范曰名公器也不可多取故殘生損性以身為殉者至人之所以深悲也然有名則尊榮亡名則卑辱沒世不稱君子疾之故求生前之富貴貽身後之子孫則名有不可已者

凡為名者必廉廉斯貧為名者必讓讓斯賤此難家之辭也今有廉讓之名而不免貧賤者此為善而不求利也

盧曰夫人之生世也唯名與利聖人以名利釣之則小人死於利君子死於名無有不至者也善惡雖殊俱有求也然而求名而遂者豈唯取富貴乃榮及子孫利兼鄉黨矣雖苦身燥心動於廉讓者志有所望而情有所忘俱失中也

曰管仲之相齊也君淫亦淫君奢亦奢言不專美惡於已

志合言從道行國霸死之後管氏而已

盧曰實名之利薄也

田氏之相齊也君盈則已降君斂則已施此推惡於君也

民皆歸之因有齊國子孫享之至今不絕

盧曰偽名之利深也

若實名貧偽名富

為善不以為名而自生者實名也為名以招利而世莫知者偽名偽名則得利者也

曰實無名名無實名者偽而已矣

不偽不足以招利

盧曰行實者無其名求名者無其實故不偽則利不彰也

昔者堯舜偽以天下讓許由善卷而不失天下享祚百年

偽實之迹因事而生致偽者由堯舜之迹而聖人無偽也

伯夷叔齊實以孤竹君讓而終亡其國餓死於首陽之山實偽之辯如此其省也

盧曰偽者取名而無實真者實行而忘名

堯舜之與夷齊炳然如此真偽之迹耳不易察哉世人若不殉名利而失真則弱情慾而忘道矣天下善人少不善人多則殉名者稀從慾者眾雖有智者亦無可奈何蓋俱失中也

政和聖人無名而人與之名故所謂名者皆實其實賢士殉名而名或過於實故所謂名者多取以偽雖然古之聖人無為名尸惟恐名之累已也名亦既有則實偽異辨故有以實而得名者有以偽而得名者有以實而為偽者有以偽而為實者而管仲田氏方且與堯舜夷齊爭名實偽之間此莊子之論養生所以欲為善無近名也范曰廉而無求則不免於貧遜而無爭則不免於賤若是則名何益哉然名一也有實偽之不同實名貧管仲是也偽名富田成是也推而上之若堯舜之遜天下若夷齊之遜國或不失天下而享祚百年或終亡其國而至於飢死殆亦實與偽之間歟揚朱曰百年壽之大齊得百年者千無一焉

設有一者孩抱以逮昏老幾居其半矣夜眠之所得晝覺之所遺又幾居其半矣痛疾哀苦亡失愛懼又幾居其半矣量十數年之中道然而自得亡介焉之慮者亦亡一時之中爾則人之生也奚為哉美樂哉為美厚爾為聲色爾而美厚復不可常厭足聲色不可常翫聞乃復為刑賞之所禁勸名法之所進退遑遑爾競一時之虛譽規死後之餘榮僞偽爾順耳目之觀聽惜身意之是非徒失當年之至樂不能自肆於一時重囚繫桎何以異哉。

○ 異異也古字

盧曰舉俗之人咸以百年為一生之期而復晝夜哀苦之所滅矣泰然稱情者無多時焉稱情之事不過稱聲色美味而復以刑賞名教之所束縛不得肆其情亦何以異乎囚繫桎梏者此皆滯情之言也政和莊子曰至樂治身唯無為幾存人之生也與憂俱生所樂身安厚味美服好色音聲也身不得安逸口不得厚味形不得

美服目不得好色耳不得音聲則大憂以懼終身役役以求至樂其為樂也亦疏矣故唯無以樂為者是為至樂今且勸禁於刑賞進退於名法順耳目之觀聽惜身意之是非以求吾樂乃與重囚繫桎者無以異惡足活身哉。

○ 太古之人知生之暫來知死之暫往

生實暫來死實長往是世俗常談而云死復暫往卒然覽之有似字誤然此書太古自以存亡往復形氣轉續生死變化未始絕滅也注天瑞篇中已具詳其義矣故從心而動不違自然所好當身之娛非所去也故不為名所觀

為善者不近名者
從性而游不逆萬物所好死後之名非所取也故不為刑所及

為惡者不近刑者
為善者不近名者

名譽先後年命多少非所量也

盧曰舉太古之人者適其中也夫有生有死者形也出生入死者神也知死生之暫

來暫往也則不急急以求名知神明之不死不生也則不遑遑以為道故從心而動不違自然所好也娛身而已矣何用於名焉故從性而游不逆萬物所嗜也適意而已矣何懼於刑焉是以名譽年命非所料量也娛身適意者動與道合非溺於情也政和死於此未必不生於彼則死生特往來之暫耳心有起滅性無加損故從心而動者不去當身之娛從性而游者不取死後之名從心而動不違自然所好言在已者因其固然從性而動不違萬物所好言在外者順其自爾不為名所觀此莊子所謂無近刑也若是者身後之名固非所觀而當身之娛亦曾不足累則名譽先後年命多少豈遑邈之哉

○ 范曰人生天地間譬猶一漚之在水也

化而死成已俄壞死化而生壞已俄成惟原始反終故知死生之說從心而動從性而游當身之娛非所去也為善無近名而

已故不為名所勸死後之名非所取也為惡無近刑而已故不為刑所及名譽先後年命多少未嘗容心於其間又曷嘗拘迫遑遽措一身於重囚繫梏之間為哉

楊朱曰萬物所異者生也所同者死也生則有賢愚貴賤是所異也死則有臭腐消滅是所同也雖然賢愚貴賤非所能也臭腐消滅亦非所能也故生非所生非所死賢非所賢愚非所愚貴非所貴賤非所賤皆自然爾非能之所為也

然而萬物齊生齊死齊賢齊愚齊貴齊賤皆同歸於自然

十年亦死百年亦死仁聖亦死凶愚亦死生則堯舜死則腐骨生則桀紂死則腐骨腐骨一矣孰知其異且趣當生美違死後

此譏計後者之惑也夫不謀其前不慮其後無惡當今者德之至也
盧曰生者一身之報也死者一報之盡也賢愚貴賤生物之殊也故為異焉臭腐消滅死物之常也故為同焉世人皆指形以

為死生不知形外之有神神之去也一無知耳故賢愚貴賤臭腐消滅皆形所不自能也不自能則合生之質未嘗不齊人皆知其所齊不知其所以異且競當生不服養所生故有道者不同於茲矣

政和達生之情者知生暫來況於為死而不已者乎知有生必有死有始必有終齊死生同賢愚等貴賤則百慮一致爾為死後之計是惑也

范曰役於陰陽之機械範於造化之鑪冶以身為大患以生為有涯不能悅其志意養其壽命皆非通道者也何者貴賤賢愚以生則異臭腐消滅以死則同十年亦死百年亦死彭祖殤子無久近之分也仁聖亦死凶愚亦死仲尼盜跖無善惡之間也

又孰以身為殉而規死後之餘榮哉
楊朱曰伯夷非亡欲矜清之卸也故餓死
到死展季非亡情矜貞之卸以放寡宗清貞之誤善之若此
此誣賢負實之言然欲有所抑揚不得不

寄責於高勝者耳

盧曰殉名之過實以至於此非所以體真全道忘名證實者也

政和人不能無欲既謂之人惡得無情則欲與人情之有也伯夷矜清非無欲展季矜貞非無情以放於餓死以放於寡宗非所謂不以好惡內傷其身常因自然而不益生者也

范曰伯夷之餓死展季之寡宗皆未免於有所矜者是直論其制行之跡以矯好名之弊而已讀是書者必得意忘言然後可
楊朱曰原憲寡於魯子貢殖於衛
寡貧也殖貨殖

原憲之寡損生于貢之殖累身然則寡亦不可殖亦不可其可焉在曰可在樂生可在逸身故善樂生者不寡
足己之所資不至乏匱也
善逸身者不殖

不勞心以營貨財也
盧曰固窮而不力求損於生者也貨殖而

為命累於身者也唯有道者不貨殖以逸其身不守窮以苦其生樂道全真應物無滯也

政和能尊生者雖富貴不以養傷身雖貧賤不以利累形原憲之寡損生為其以利

累形也子貢之殖累身為其以養傷身也愁身傷生以憂戚不得非所謂樂生者故

吾樂生者不寧苦身疾作多積財而不盡用非所謂逸身故善逸身者不殖

沈曰原思塊坐於環堵之室其窶可知子貢萬財於齊魯之間其殖可知斯二者一則損生一則累身吾未知其可也

楊朱曰古語有之生相憐死相捐此語至矣相憐之道非唯情也勤能使逸飢能使飽寒

能使溫窮能使達也相捐之道非不相哀也不含珠玉不服文錦不陳犧牲不設明器也

盧曰知相憐相捐之道為至矣皆人不能至焉何則相憐在於賒濟乎生相捐在於

無累乎形此為至當矣若生不能賒之令安死則徒埋珠寶以眩名招寇盜以重傷

是失其宜矣

政和天下之事唯實與誠動能使遠飢能使飽寒能使溫窮能使達此相憐之實也不含珠玉不服文錦不陳犧牲不設明器此相捐之誠也

范曰生相憐者疑若悅生死相捐者疑若惡死死生異道固未能以是為一體也揚子於此殆亦有為而言耶

晏平仲問養生於管夷吾管夷吾曰歸之而已勿憂勿闕晏平仲曰其目奈何夷吾曰恣

耳之所欲聽恣目之所欲視恣鼻之所欲向恣口之所欲言恣體之所欲安恣意之所欲行

管仲功名人耳相齊致霸勳固威謀任運之道既非所宜且於事勢不容此言又上

篇復能勸桓公適終北之國恐此皆寓言也

夫耳之所欲聞者音聲而不得聽謂之聞聽矚目之所欲見者美色而不得視謂之開明

鼻之所欲向者椒蘭而不得嗅謂之開鼻

鼻通曰顛頭音切

口之所欲道者是非而不得言謂之開智體之所欲安者美厚而不得從謂之開適意之所欲為者放逸而不得行謂之開性凡此諸開廢虐之主廢大去廢虐之主庶熙熙以俟

死一日一月一年十年吾所謂養任情極性窮歡盡娛雖近期促年且得盡當生之樂也

拘此廢虐之主錄而不含戚戚然以至又生百年千年萬年非吾所謂養

惜名拘禮內懷於矜懼憂苦以至死者長年退期非所謂貴也

盧曰夷吾之才足以相霸主振綱綱而布奢淫之情足以忤封末敗風俗故夫子賞其才也則曰微管仲吾其披髮左衽矣忽

其失理也則曰管仲之器小哉管氏而知禮孰不知禮列子因才高之人以極其奢

慙之志令有道者知其失焉然縱耳目之情窮靡色之欲者俗人之常心也故極而

辨之以彰其惡耳非所以垂訓末世法則

後人者也

管夷吾曰吾既告子養生矣送死奈何晏平仲曰送死略矣將何以告焉管夷吾曰吾固欲聞之平仲曰既死豈在我哉焚之亦可沈之亦可瘞之亦可露之亦可衣新而棄諸溝壑亦可衣文繡震而納諸石椁亦可唯所遇焉

晏嬰墨者也自以儉省治身動遵法度非達死生之分所以舉此二賢以明治身者唯取其奢儉之異乎

○ 盧曰俗人殉欲之志深送死之情薄薄則易為節深則難為情故厚其生則衆心之所喜薄其死則羣情所易從列子乃因侈者以肆情因儉者以節禮故王孫之輩良吏謹之失其中道也

管夷吾顧謂鮑叔黃子曰生死之道吾二人進之矣

當其有知則制不由物及其無知則非我所聞也

盧曰既不由我矣則任物以處之此世人

謂死為無知者也若由我者肆情以樂之

此世人謂順情為貴者也若然者堯舜周孔不足為俗人重桀紂盜跖可為後代師矣豈有道者所處也至人忘情聖人制禮情忘也則嗜慾不存矣何聲色之可耽耶禮制也則生死跡著矣何焚露之可薄耶縱情之言皆失道也

政和貴生者不足以養生唯樂生者乃能養生哀死者不足以送死唯捐死者乃能送死肆之而無所拘而視聽言行勿違吾之心此養生而肆之道也任之而無所係而沈瘞焚露勿異吾之情此送死而捐之道也達死生之分如此是之謂盡其道

○ 范曰管仲以其君伯晏子以其君顯是直尊主強國之人其於生死之道未必能達

列子記此蓋寓言救弊故耳

子產相鄭國之政三年善者服其化惡者畏其禁鄭國以治諸侯俾之而有兄曰公孫朝有弟曰公孫穆朝好酒穆好色朝之室也

聚酒千鐘積麴成封望門百步糟漿之氣地

於人鼻方其荒於酒也不知世道之安危人理之悔吝室內之有亡九族之親疎存亡之哀樂也雖水火兵刃交於前弗知也穆之後庭比房數十皆擇維齒媵婿者謂其室切以盈之方其耽於色也屏親昵絕交游逃於後庭以晝足夜三月一出意猶未愜解有處子之娥姣者必賄而招之媒而挑之弗養而後已子產日夜以為戚密造鄧析而謀之曰喬聞治身以及家治家以及國此言自於近至於遠也喬為國則治矣而家則亂矣其道逆邪將奚方以救二子子其詔之鄧析曰吾怪之久矣未敢先言子其不特其治也喻以性命之重誘以禮義之尊乎

○ 盧曰喻以性命誘以禮義者欲止其貪逸之情喻其軒冕之位此皆世俗名利之要歸也

子產用鄧析之言因問以謂其兄弟而告之曰人之所以貴於禽獸者智慮智慮之所將者禮義禮義成則名位至矣若觸情而動耽

者禮義禮義成則名位至矣若觸情而動耽

於嗜慾則性命危矣子納喬之言則朝自悔而夕食祿矣朝穆曰吾知之久矣擇之亦久矣

覺事行多端選所好而為之耳

豈待若言而後識之哉凡生之難過而死之易及以難過之生俟易及之死可孰念哉而欲尊禮義以夸人矯情性以招名吾以此為弗若死矣

達哉此言若夫刻意從俗違性順物朱芻身之暫樂懷長愁於一世雖支體具存而實鄰於死者

為欲盡一生之歡窮當年之樂唯患腹溢而不得恣口之飲力憊而不得肆情於色不違憂名聲之醜性命之危也且若以治國之能奪物欲以說辭亂我之心榮祿喜我之意不亦鄙而可憐哉我又欲與若別之則夫善治外者物未必治而身交善善治內者物未必亂而性交逸以若之治外其法可暫行於一國未合於人心以我之治內可推之於天下君臣之道息矣吾常欲以此術而喻之

若反以彼術而教我哉子產忙然無以應之

盧曰殉情耽慾之人詭辭邪辯足以塞聖賢之口亂天下法故桀紂之智足以飾非少卯之辭足以惑眾雖不屈於一時亦鼓倡於當代故夫子屈盜跖之說子產困於

朝穆之言不足多悔也而惑者以為列子叙之以暢其情張湛注之以為違其理斯乃鄙俗之常好豈道流之雅術乎

他日以告鄧析鄧析曰子與真人居而不知也孰謂子智者乎鄧國之治偶耳非子之功也

不知真人則不能治國治國者偶耳此一篇辭義太逕挺抑抗不似君子之音氣然其言欲去自拘束者之累故有過逸之言者耳

盧曰夫當才而賞之擇德而任之則賢者日進而小肖者退矣任必以才善人之道亨通矣退必不肖小人之道不怨矣使賢不肖各安其分適其志則鄧國之治當矣彼二子酬酒而愛色禮義所不修不固父

兄之勢以干時縱心嗜慾而不悔此誠真人也而乃欲矯其跡為其心取祿位以私之是國偶然有以理非子之至公也豈得為智乎此言真人者非真聖之人乃真不才之人

政和勞形怵心者投於或使解心釋形者近於自然或使者疑於妄自然者全其真朝穆荒湛于酒色而動不顧名聲之醜性命之危蓋解心釋形而無所累者也子產矜禮義法度之治矯情性榮祿之美唯恐其身之不洽蓋勞形怵心而有所拘者也無所累者足以善其死有所拘者不足以樂其生則苦身勞生者為妄而任情縱心者為真矣故朝穆自以為所治者內而以子產之治為外曰善治外者物未必治而身交善善治內者物未必亂而性交逸非真人孰能達此哉
范曰以智治國國之賊不以智治國國之福子產猶眾人之母也能食而不能教乘輿之濟聖人非之則於治國猶有未至故

與真人居而不知也古之真人不知悅生不知惡死儵然而往儵然而來慘怛之疾怙愉之安不監於體怵惕之恐欣歡之喜不監於心又曷嘗苦心勞形而以危其真為事

冲虛至德真經四解卷之十七

冲虛至德真經四解卷之十八

和光散人高守元集

楊朱

衛端木叔者子貢之世也藉其先實家累萬金不治世故放意所好其生民之所欲為人意之所欲玩者無不為也無不玩也牆屋臺榭園池沼飲食車服聲樂頌御擬齊楚之君焉至其情所欲好耳所欲聽目所欲視口所欲嘗雖殊方偏國非齊土之所產育者無不必致之猶藩牆之物也及其游也雖山川阻險塗運脩遠無不必之猶人之行咫尺也賓客在庭者日百往庖廚之下不絕煙火堂廡之上不絕聲樂奉養之餘先散之宗族宗族之餘次散之邑里邑里之餘乃散之一國行年六十氣幹將衰棄其家事都散其庫藏珍寶車服妾媵一年之中盡焉不為子孫留財及其病也無藥石之儲及其死也無瘞埋之資

達於理者知萬物之無常財貨之暫聚聚之非我之功也且盡奉養之宜散之非我

之施也且明物不常聚若斯人者豈名譽所物禮法所拘哉

一國之人受其施者相與賦而藏之反其子孫之財焉禽骨又贅聞之曰端木叔狂人也辱其祖矣段干生聞之曰木叔達人也德過其祖矣其所行也其所為也衆意所驚而誠理所取衛之君子多以禮教自持固未足以得此人心也

政和達生之情者嚴而勿也定者積而能散人之所為為無不為之所欲玩者無不玩也縱心之所為而勿關焉非達生之情者何以與此散之邑里棄其藏積積而能散非知分之定者何以與此窮當年之樂不顧身後之憂唯達者能通之故無瘞埋之貨可也國人相與賦而藏之亦可也禽骨贅以常德責其行故以為辱祖段干木以達德得其心故以為過祖索之於外此衆意所以驚索之於內此誠理所以取衛之君子以禮教自持則拘於形骸之內是惡知此意故未足以得此人